

被出卖的

杀手

英·帕特里克·亚历山大 著
王宛砾 宋迎宪 译

• 英国超级惊险小说 •

BEICHUMAIDESHASHOU
BEICHUMAIDESHASHOU

被出卖的

· 英国超级惊险小说 ·

杀手

〔英〕帕特里克·亚历山大
王宛砾 宋迎宪 译 著

河南人民
出版社

Patrick · Alexander
DEATH OF A
THIN SKINNED ANIMAL

*Pa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Macmillan London, 1980*

被出卖的杀手

〔英〕帕特里克·亚历山大著

王宛砾 宋迎宪译

责任编辑 朱崇平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伊川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8.75 印张173 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215-01042-2/I·69

定价3.70元

序 言

本书作者帕特里克·亚历山大，1926年出生于英国的帕克汉姆，是当今英国文坛一位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亚历山大曾发表过许多长短篇小说、戏剧剧本及影视剧本。他还长期担任许多英国报刊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撰稿人。亚历山大作品的特点是语言朴实无华，流畅自然；主题严肃，贴近生活；结构严谨，丝丝入扣。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被出卖的杀手》，《向我展示一位英雄》，电视连续剧《综合性医院》等等。

《被出卖的杀手》是亚历山大撰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1976年首次出版后被抢购一空。80年代多次再版。本书描写一位英国特工人员不顾一切地在伦敦谋杀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的经过。情节跌宕起伏，惊险曲折，扣人心弦。残酷中却不乏人情味，而人情味中又充满了悲剧色彩，令人读来咏叹不已。小说的情节虽属虚构，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许多特点，诸

如东西方关系紧张，尖锐对峙；西方大国不择手段地企图控制弱小国家等等。从而有力地抨击了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弊端，揭露了所谓“西方民主”的虚伪。

译 者

1990. 4

1

夜色茫茫，细雨霏霏。

理查德·艾博特伫立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东北角。他对自己下一步的行动颇有些举棋不定。广场对面就是一家昼夜营业的邮电局，去不去那儿发封密码电报呢？

这样做太冒险了。这不等于向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处公开宣战吗？艾博特有些犹豫不决（若是母亲在他身边，老人家一定会告诫儿子：“优柔寡断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艾博特暗暗自我宽慰着：我并非真的徘徊不前，这只不过是做出决断之前短暂的静息，冲刺之前做做深呼吸罢了。

两位男士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在讨论莎士比亚的历史名剧《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那千古不朽的犹豫彷徨。艾博特心想：哈姆雷特的犹豫彷徨和我有什么相干，我毕竟不是准备杀死自己的父亲。想到这里，他不禁微微一笑。一位过路的女士看到他这般神情，以为碰到了疯子，于是三步并做两步，匆匆离去。

骤然间一阵风起，艾博特打了个寒颤，这使他感到身体

不适，以前他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伦敦塔上的大钟敲响了两下，艾博特又打了个寒颤。他终于穿过广场来到了邮电局门口。伊迪丝·卡维尔的雕像在雨水中泛着微光，艾博特一直想要读读有关她的传记。

邮电局里只有一个柜台还在营业。四个营业员中有三个在读报纸，厅内有个流浪汉在避雨取暖，还有一位头戴宽边帽的美国主妇，正用生硬的语调向营业员询问着什么。

艾博特四下寻视装有电报单的匣子，可我来找去还找不见，这使他感到恼火，邮电局应该设有这样的匣子嘛。

他问一位埋头读报的营业员：“装电报单的匣子在哪儿？”这位营业员指了指另一位营业员，继续读他的报纸。

艾博特又去问那一位，他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电报单递给艾博特。

“你们不能把电报单装在匣子里放在柜台外边吗？”艾博特质问道。

那位营业员回答说：“我们在外边放了四千张电报单，您知道会怎么样吗？不出三天匣子就见底儿了，那些个妇女和小孩儿成把成把地拿，天晓得她们拿电报单派什么用场。”

艾博特先在电报单的顶端填写上收报地址，再用密码填写上简短的电文。突然，他两眼出神，盯着这张填好的电报单。

语调生硬的美国主妇在问营业员：“这是我寄给侄子霍默的邮件，他在驻伯利恒的新闻机构里工作。邮件几天到达那里？”

鼻涕邈邈的流浪汉步履蹒跚地朝艾博特走来。他浑身上下酒气熏人，酒气里还夹杂着一股股的尿臊气和汗臭气。

“先生，您能赏脸给几个喝茶钱吗？我渴得要命。”流浪汉向艾博特乞求道。

“滚开！你这蠢货。”

流浪汉拖拉着步子走开了，甚至连看都没看艾博特一眼。

艾博特把电报单递给营业员。营业员看了看收报地址说：“这地方拐过街角不就到了吗？”

艾博特说：“这我知道。”

“您自己送一趟不就得了嘛，五分钟都用不了。”

“我不想自己送。”

营业员没有办法，只好数起电报的字数来。

“您真要这么做吗？”他还想说服艾博特。

“是的。”

“真是滑稽可笑。”

“一点儿不错，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让人开心。”艾博特说。

出了邮电局，雨还在下着。艾博特沿着查宁·克罗斯大街，来到坎布里奇街心广场，他两眼盯着“皇家剧院”门外的招贴广告，但目光茫然。显然，他并没有心思去看。

艾博特开始感到饥肠辘辘，胡子该刮了，澡也该洗了。啊，要是能美美地吃上顿饭，再痛痛快快地洗上个澡，该有多惬意呀！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想象着洗香水澡的情景。可这时，他却闻到了一股味儿，一股熟悉的带有爱尔兰酒气的刺

鼻的恶臭味儿。

“尊贵的先生，您能赏给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几个便士吗？”

说话的原来正是刚才在邮电局里避雨的流浪汉。他只顾要钱，顾不上抬头看艾博特一眼，也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再次向同一个人乞讨。

艾博特正想再次把他赶走，但骤然间心生一计。于是把流浪汉打量一番：这家伙的长相同他周身的气味一样令人作呕。艾博特十分勉强地笑了笑，拍了拍流浪汉那隆起的肚皮，操着蹩脚的爱尔兰语说：“好吧，我有几个先令，愿意和您这位体面的爱尔兰老乡有福同享。”

“您也是爱尔兰人？”流浪汉说话的声音虽然沙哑，却显得十分高兴。

“爱尔兰人在都柏林就像猪猡一样。”

“听口音，您像是科克一带的人。”

艾博特点点头说：“斯凯伯林镇人。”

“是吗？我有个姨妈曾住在那一带，那里的人可是强悍呀！您有多少钱？”

艾博特掏出一些零钱和几张大票子。“有75便士，还有些大钞票。”

“我的上帝，这么多钱！”

“现在已是夜深人静了，到哪儿喝几杯呢？”

“尊贵的先生，您算碰上甘愿为您效劳的人了，真让您给碰上了。”流浪汉兴奋地说着，全然不介意那寒风阵阵。

2

弗兰克·史密斯正在做梦。梦中听到远处教堂的钟声，钟声越来越响，响个不停。不停的钟声又变成不停的电话铃声。铃声惊醒了他，他喃喃自语道：“原来是在做梦。”

他伸手抄起话筒，但心里仍不甚清楚，我是不是还在做梦？

“喂，”

“是弗兰克吗？”

电话是特工处的福雷打来的，他今夜在处里值班。特工处的总部设在伦敦的荷兰公园区内。

福雷报告说：“我们刚刚收到一份密码电报，但对它束手无策。”

“怎么回事？”

“我们无法破译它，至少说琼斯没有办法——今晚当班的译电员是琼斯。密码簿中没有这套密码。”

“没有？应该有嘛！”

一时间，弗兰克·史密斯真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梦中。

话筒里又响起福雷的声音：“琼斯说，这套密码早过时了，处里两年前就不用了。”

“从哪儿发出的电报？”

“从特拉法加广场，广场附近有家昼夜营业的邮电局。发报时间是两点零三分。”

“这就清楚了。我们的人谁在广场一带？”

“很抱歉，不清楚。”

“这是在开玩笑，你明白吗？一定是罗尼·西蒙斯那个小鬼，要么是其他某个白痴。他们穷极无聊，竟然开起这种恶作剧玩笑，搅得我们睡不好觉。”

福雷没有马上答话，过了一会儿才说：“太可笑了，竟然使用两年前的密码。”

“这有什么问题？如果现行的密码簿里找不到它，就去到老密码簿里找一找嘛。是不是琼斯偷懒，不肯下功夫呀？”

这时弗兰克一下子想起来了，老密码簿锁在档案室的保险柜里，只有处里的头头才有权打开它。

“见鬼！”弗兰克说。

“什么？”

“我这就到处里去。”

他放下话筒，倒在床上。室外的雨珠打得窗子沙沙作响。弗兰克心想：还是热被窝舒服呀，真不情愿深更半夜起床。他竭力不去想别的事情，尤其是不去想理查德·艾伯特。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密码电报是艾伯特发的。在外活

动的特工处人员当中，只有艾博特会使用这套过时的密码。然而处里的同事们普遍认为，艾博特已经不在人世，但愿艾博特无法兴风作浪。

终于要起床了，他伸手去拿窗边椅子上那套衣服。衣服临睡前叠得平平展展，弗兰克是个爱整洁的单身汉。除非是喝醉了酒，或者是心绪不佳，他总是生活得井井有条，一板一眼。

弗兰克很快就穿好了衣服，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听着窗外如泣如诉的夜雨，他不禁摇了摇头，又弹了弹舌头，祈求未知的神灵保佑自己。

一辆轿车等候着他。车子风驰电掣，冲入雨淋淋的夜幕，把他送到了办公室。

特工处总部设在荷兰公园区，这是一幢乔治王朝时代的建筑，坚固而漂亮，离开街心有相当一段距离，房子四周的院墙上爬满了常青藤。以前，这里曾是一家海运保险公司的办事处。根据院墙上的牌子，办事处似乎并没有迁走，但牌子早被常青藤遮住了，引不起行人的注意。

弗兰克向夜班门卫出示了自己的“派司”，径直向自己的办公室奔去。

福雷已经恭候他多时了，一见到弗兰克，立即将那封电报呈交给他。电报是直接打给英国外交部的，外交部把它电传给英国秘密情报局（离滑铁卢地铁站不远的那座“L”型建筑物就是秘密情报局的大楼，然而这已经无所谓秘密了），情报局又转给了特工处。

弗兰克一脸愁云地盯着这份电报，他根本不愿知道电报的内容。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他心神不宁地说了句。

弗兰克来到档案室，叫醒值班员，打开保险柜，找到了那本两年前的密码簿。签名后，他把密码簿带回自己的办公室，他要亲自破译。

密码破译出来了，弗兰克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电文，他惊呆了。

他对站在一旁的福雷说：“是艾博特发出的电报。”好像这句话就可以把问题解释清楚了。

“艾博特？”福雷说，“他不是死了吗？”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死了。”

弗兰克和艾博特是至交好友，他们有着十五年之久的友谊。然而此时此刻，他真希望艾博特已经谢世。之所以这样想，也并非完全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弗兰克提起话筒，心烦意乱地要通了总机。

好一会儿，对面才传来总机值班员那睡意朦胧的声音：

“喂，请讲，快点。”

“你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睡死过去了？”弗兰克发火了。

总机值班员顿时睡意全消，连连找理由辩解。

“别瞎扯了！赶快给我接通大臣的电话——等等，先接通局长。”

“他正在睡觉吧？”

“别管这个，把他叫醒！”

弗兰克把话筒放到一旁，下意识地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又神经质地用小指挖了挖鼻孔。这时，站在一旁的福雷指着译出的电文说：“我可以看看吗？”

“随你的便。”

电文十分简单：十四日前履行合同。

福雷问：“可以让我知道合同的内容吗？”

“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我们背运的话，处里所有的人明天都会知道，说不定举国上下无人不晓。”弗兰克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好像叹口气就可以减轻势态的严重性。他接着说：“艾博特的‘合同’是指刺杀尼加拉上校，一位非洲国家的总统先生。”

“我的上帝！”福雷大惊失色。

“福雷，如你所知，尼加拉目前正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就在伦敦，你可以去拜访他一下，我们需要争取各方面的配合与协助。”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局长打来的，一口没睡醒和发脾气的腔调。“如果不是战争爆发的话——”

弗兰克·史密斯向他报告了艾博特的“合同”。

“噢，老天爷！”坐在床上打电话的局长听到这个情况，顿时吃了一惊，一下子滑躺在床上。夫人给弄醒了，她踹了局长一脚，嘴里嘟嘟囔囔：“你这头老肥牛，你干什么呀？”

“嗯？”弗兰克在电话的另一端搞不清局长家出了什

么事。

“真的是艾博特吗？不会是搞错了吧？”局长希望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场玩笑，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可怜巴巴的。

“绝对不会错，电文中使用了艾博特的双重代号。”

“艾博特这小子一定是头脑发昏了。”

“这丝毫也不会削弱他的危险性。”

局长大人呻吟般地叹了口气说：“这下子可麻烦了。看那帮政治家们还玩不玩弄强权政治——他们从一开始就铸成大错。”他又叹了口气，接着说：“哦，算了。你最好赶快通知大臣阁下。另外——通知下列人员，半小时内到我办公室开会：特警处的罗斯，哦，不行，他来不了，他出差去了。这样吧，让谢泼德来也一样。再从军事情报五处和外交部各找一个人来，你知道应该找谁。还有，请把我办公室的电暖器打开。”

局长放下话筒，身体重重地砸在床上，招得夫人又是一脚。这时的他心中愁云密布，无暇反击妻子。他用睡衣蒙住脸，把头埋进枕头里。早在孩提时代，他就有了这种习惯，以此躲避尘世间的烦恼和忧虑。

几分钟之后，他敏捷地从床上爬起来，没开灯就穿好了衣服。这时，夫人开始打起鼾来。

就在局长因惧内而摸黑往身上穿衣服时，弗兰克·史密斯正在绞尽脑汁和大臣取得联系。此时的大臣既不在他的城里寓所，也不在他的乡间别墅，弗兰克又往他众所周知的情妇家打电话，还是找不到他。几经周折，弗兰克终于和大臣

的一位私人高级秘书通了电话，可这位秘书正睡魔缠身，对弗兰克的追问如入五里云雾。弗兰克竭力耐着性子说：

“遇到紧急情况您怎么去找他呢？”

“什么紧急情况？”

弗兰克从话筒里听到对方在打哈欠。

“谋杀！”

“谋杀？谋杀大臣阁下？”秘书顿时如梦方醒。

弗兰克说：“谋杀的对象比您那位大臣要重要得多！”

“噢，上帝！是谁呀？”

弗兰克以安全为理由拒绝向他透露消息。“嗯，这种事情您不需要知道。”

这位秘书不敢再端架子了，他告诉弗兰克大臣轿车里的无线电对讲机的波长。“大臣阁下夜半时分出去的，跟他一起的只有一名贴身保镖。”

弗兰克叫通了大臣的贴身保镖。这位保镖是由伦敦警察厅特警处派出的，身上全副武装，这时正独自一人坐在轿车里，眺望着车外的雨景。车子停在离富勒姆路不远的 一个街区。

贴身保镖说：“这时候我不能去打扰他，他正忙着呢。您一定知道‘忙’是什么意思。完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知道为什么那位傲慢的混蛋秘书和我兜圈子，但你必须立即去叫他，马上就去。完了。”

“我的上帝，先生，我可不敢敲那该死的门呀！”

“那你就去捡块石头，砸他窗子上的玻璃，把他叫出